

悬疑考古探险小说

蛊苗部落

GUMIAO
BULUO

飞天
著

赏金猎人、江湖游侠、黑帮

组织、军事团体、地底怪人

齐聚蛊苗部落，掀起血雨腥风。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**揭开泸沽湖畔苗疆炼蛊人的神秘面纱
一段寻找二战遗留超级武器的奇幻经历**

几个各怀心事的年轻人踏入古老神秘的蛊苗禁地，
现代兵器与神秘蛊术的较量究竟胜负如何？

远古神话与盗墓小说天衣无缝的结合
一本颠覆常规盗墓与神话小说的力作

盗墓者

悬疑考古探险小说

飞天
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蛊苗部落 / 飞天著. -- 2 版. --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7.3

ISBN 978-7-5317-3779-7

I. ①蛊… II. ①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9356 号

蛊苗部落

Gumiao Buluo

作 者 / 飞 天

责任编辑 / 李庭军 张 喆

装帧设计 / 木鱼书籍设计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网 址 / www.bfwy.com

邮 编 / 150080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

印 刷 /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

字 数 / 323 千

印 张 / 21

版 次 / 2017 年 3 月第 2 版

印 次 /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779-7

定 价 / 54.00 元

目录

1. 泸沽湖畔 1

“七星梯、桃木桩、驱鬼文、迎风台、飞翼廊、湖山峡……”叶石突然明白过来，那两人到这里来，不仅仅是观赏风景，而是实实在在地进行“驱邪治病”的仪式。七层台阶代表“七星”；整棵桃树干削成的亭柱等于镇邪杀鬼的“桃木桩”；木亭迎着泸沽湖上吹来的湿润南风；左右延伸出的长廊作为辟邪飞天之羽翼；被两侧高山夹住的小落水村则充当了“泄气、排风”的峡谷通道。能够把此地的地形利用得如此完美的人，必定是风水学方面的超级大师。

2. 黑道大佬 16

“那是盗，统治西南大山里千百年的盗，无论是谁，只要被放盗者缠上，余生必将凄惨无比。”蒋沉舟抬起头，望了望那盏惨白的灯笼。无边无际的暗夜之中，唯有这团跳跃着的火光是唯一的亮点。

女子的情绪越来越激动，头纱颤抖的幅度越来越大，映在地上的巨大影子也胡乱摇晃着，表现出即将心理崩溃的前兆。

“百灵儿，不要怕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……”蒋沉舟伸出手臂搂住了女子的肩膀。

3. 地底神巢 29

叶石静静地看着，眉头紧皱，等待着云开雾散、谜题解开的一刻。

“神巢，神巢，我又回来了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到达那里……”日本兵停止了疯狂的举动，手指沿着图画中的复杂线条滑动，一路向右边去，进入了相邻的另一个山洞内。他的眼角边仍然留存着未干的泪滴，举止移步之间，步伐轻妙而飘忽，像极了一个游离于梦境中的孤魂野鬼。

4. 修罗之谜 42

日本兵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震动，迟疑地解开扣子，袒露出坚实的胸膛。“修罗”这个名字不但刺满了他的手背、手臂，而且是密密麻麻地文遍了全身。文身的意义，就在于让人记住那些永远不愿忘记的人或者事，日本兵已经将那个名字纹在了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上，可见他对此人的记挂之深。

“修罗，是‘修罗’这两个字！”雷燕抑制不住满心的激动，抢先叫出来。

5. 炼蛊高手 55

叶石弹跳起来，一步掠到方雪身边，双手同时伸出，探察她的双手腕脉。这时候，两人的身体只隔着两个拳头的距离，方雪的强烈心跳声直接传入叶石耳朵里。

“蛊，双重心跳——不，是三重心跳！”叶石的心猛然一沉，意识到方雪的身体出了大问题。她的脉象变得沉重而迟滞，主脉正常，每分钟约跳六十次，而附着在主脉上的另外两种心跳却非常诡异。一种跳跃、浮滑、快速，约每分钟一百一十次；一种沉重、拖沓、死气沉沉，只有每分钟二十次。

6. 四大家族 68

“我母亲不识汉字，她用一只金镯子的代价，求一个汉族的教书先生把这些字写在纸上，然后烧红了绣花针，一笔一画地刻在我的胳膊上。那一晚，我才三岁，怕疼，连哭带喊地被母亲摁着跪在已经被烧成废墟的岳家祠堂外面。那个教书先生贪心不足，拿了金镯子后还抱着我母亲想占便宜。结果，那只沾着我的鲜血的绣花针一闪，就钉在了他的眼珠上。”岳老三紧盯金延浩的眼睛，机械地述说着自己的故事。

7. 神秘日记 81

叶石惦记着小落水村那边的情况，一直都在凝视着先前几个人离去的方向，却什么都看不到。至于金延浩，则面带微笑，用心倾听，不时点点头，担当了最合格听众的角色。

“百灵儿是个……美女，我最早见过她的脸，完美无瑕，花容月貌。如果被元家下了‘牛头马面降’，变得跟我一样，呵呵，就……”老卜幸灾乐祸地笑起来。

8. 五毒神教 95

小刀旁边，是一只拳头大的碧色香炉，里面燃着五支碧色的造型奇特的香，从左至右分别是蛤蟆、蜘蛛、蝎子、毒蛇、蜈蚣五种毒物。五股香烟上升一尺之后，自动纠结在一起，犹如女孩子的发辫一般，拧成一股，笔直冲向屋顶，然后才飘然散开。奇怪的是，房间里闻不到一点烟味、香味，那些烟雾不断地产生出来，又不断地消解在空气中。

9. 台岛蛊人107

“你还好吗？”叶石虽然已经第一时间跳出藏身地，却没来得及救援百灵儿。正是因为对蒋沉舟的一份敬意，他才如此关注百灵儿的安危。不过现在看起来，百灵儿并不需要别人援手，依旧安静沉稳地立在那里。相反，岳老三的脚下立即汪了一大摊黑血，并随着地势起伏而肆意流淌着。

“五百蛊虫天杀星，原来你才是真正的大炼蛊师……台岛白家，天下无敌，天下无敌……”岳老三喃喃地说。他的身体骤然散开，如一组被保龄球击中的球瓶，四散倒下，灰飞烟灭。

10. 牛头马面119

“‘牛头马面降’对人的摧残无法用言辞来形容，那是生理上的、心理上的双重打击，不仅仅针对中蛊者本人，也针对爱她的人、她爱的人。如果不是恨到极点，谁能有勇气向自己下这种降头？也许当初她恨极了蒋沉舟，才不惜下蛊自残……”叶石有太多话想说，最后却一言不发，只是向土坑内的方雪伸出手去，淡淡地说，“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”

11. 八重天阶128

“聚集天下毒虫，深藏九地之下，建八重天阶豢养。天下毒虫，何止万种，虫又生虫，代代不息。唯有——”他移动了一下身体，继续“读”下去，“唯有万中挑一，历经寒暑，终获大成。然则——”

他再次移动身体，右掌上移，继续摸索，但却无法接上刚才的文字，得到的却是另外一段：“毒虫行动时，所经之处，人兽皆亡？怪哉！怪哉！”

12. 钢佛殒命142

“那是……六十五年前的事，可是你的年龄、他的年龄、我的年龄……”雷燕焦躁地来回踱步，像一个被迷局困住的探险者。

叶石静静地看着修罗脸上的皱纹，他确信那是她的真实面目，包括已稀疏变白的头发，都不是易容伪装出来的。通过简单的加法计算可知，修

罗的年龄至少在八十岁以上，应该已经耳聋眼花、老态龙钟才对。可是眼前的修罗，却只有六十岁左右的样子。

13. 无敌杀器154

我抬起头，就在昨晚发生爆炸的地方，水面上出现了一个超大的黑色旋涡，正高速地旋转着，向我们这边冲过来。旋涡中心正变得越来越大、越来越深，仿佛下面藏着一条看不见的巨兽，正怒张着大嘴，要将“神户丸”号吞噬进去。我立即去了教授的卧舱，来不及多说，背起睡眼惺忪的他直奔船尾，命令船员把全部救生艇都抛下水。我甚至来不及由绳梯下船，而是直接一跃而下，险些把救生艇弄翻。随后，我开动救生艇，向湖岸飞奔。

14. 诡异石化166

她先扶着金蛋的边，准备翻身出来，但不知怎的，她的右臂就整个儿脱落下来，落在金蛋外的地面上，啪的一声跌得粉碎，变成几十块拳头大的碎石。

叶石一惊，狂奔过去，跃进金蛋，揽住两个人的腰，带他们一起出来。这一刻，他的心里充满了异样、惊骇的感觉，因为两个人变得冰冷、僵硬、沉重，如同两尊石像。

15. 绝地援手179

更多怪物挨挨挤挤地出现在甬道里，仿佛一群出栏的牛羊，哼哼声、脚步声、彼此撕咬嬉戏声此起彼伏地响成一片。突然间，一只半人高的怪物越过石堆，落在叶石身前，浑身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腥臭气。它的模样像极了一只丑陋的老猴子，但那双眼睛却是血红色的，在昏暗的环境中，放射出瘆人的红光。

叶石毫不犹豫地挥手，小刀反手划出，正手收回，先灭了那双红眼，又中断了它的脖子。

16. 天地熔炉192

“望远镜。”叶石回手，老曲早就会意地递上望远镜。

镜头中，火箭射中的地方，石壁分别是红色、蓝色和绿色的，而且闪闪发光。

年轻人也都随身带着望远镜，当他们学着叶石的样子观察时，顿时此起彼伏地欢叫起来：“曲爷，好像是……好像是水晶石！不，很可能是钻石，是巨大无比的纯色钻石！天哪，这里是天然的钻石矿，我们发财了，我们发财了……”

17. 面具之门206

两人进入方孔时，司空枕和老曲也不见了。

他们慢慢爬过十五米长的通道，探头向外望。前面是一望无际的一个巨大空间，通道口就像开凿于万丈悬崖中段的山洞，向上、向下、向前全都一眼望不到边。先到的老阎、老曲、司空枕三人，就站在洞口下面的一个十几米宽的平台。那平台自身微微泛着白光，凌空前伸，延展近近百米，上面空无一人。这种从未见过的古怪场景令五个人一起噤声，绞尽脑汁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。

18. 青梅煮酒221

“《三国演义》这本书传入日本后，深受民众喜爱，很多人对其中的精彩典故耳熟能详。中国古代枭雄曹操，曾留下‘青梅煮酒论英雄’的一段佳话。今天，我也仿效古人，请叶先生喝一杯青梅煮过的清酒，谈论一番天下大事。当然，这么好的见面机会，不写几首诗留念怎么行？所以我又准备了文房四宝，请叶先生酒后一展身手。”大竹直二率先在石桌边坐下，脸上堆起了诚挚恳切的笑容。

19. 绝命视频234

这次，画面中清晰地出现了一条蜿蜒游动的黑色躯体，圆滚滚的，浑身披着一层闪亮的黑色鳞甲。粗略估计，那应该是一条直径半米左右的蛇形动物，正在巨蛋顶上缓慢地游弋着。那架摄像机是装在裴鹤头顶位置的，光柱与镜头一起移动，照到哪里，就能拍到哪里。他们看到的，与裴鹤看到的完全一致。对面那怪物距离裴鹤约七十米到一百米的样子，看不见头颅，只是左右摇摆游动，还没有直扑上来。

20. 敌我联手247

叶石低下头，忍受着梅森将军的讥讽。同样的情形，在他刚刚加入海豹突击队时也遇到过，当时他也是选择了无语忍耐。时至今日，他是队友们眼中的榜样、教官们嘴中的高材生、江湖黑白两道人尽皆知的海东青。

“我奉劝你们一句，年轻人，撤退比前进更容易做到，等到碰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再撤，就不一定有机会了。”梅森将军摸着棱角分明的下巴，苦口婆心地劝诫。

21. 深入绝境261

“又是歌声，裴鹤摄像机里录下的歌声！”叶石浑身的汗毛陡地倒竖起来。

方孔尽头，只能看见昏暗朦胧的白光，那是自然发光的洞壁所致。那声音断断续续的，音节有时候低沉简单，有时候高亢多变，近似于歌剧院里的美声歌者的歌声。最令叶石不解的是，分不出发出声音的人是男是女，也分辨不出发声者使用的是何种语言。

22. 诸神壁画275

正前方的壁画高十多米，宽二十多米，黑色的线条勾勒出一个精赤上身、披发跣足的大汉，正甩开臂膀，向着前方飞奔。前方是绵延的群山，山尖之上，斜挂着一半已经落山的日头。稍有中国古代神话知识的人都会猜到，壁画表现的是“夸父追日”中的场景。

23. 半石半人287

叶石不忍心说出真相，但又不得不说：“你全身的经络与石堆连接一起，如同一株嫁接在老树根上的嫩枝，看似挺拔饱满、开花吐艳，但完全变成了寄生者。一旦树根死亡，你的生命就成了空中楼阁，无以为继。人生不能速成，无论是谁，想要投机取巧，最终只会机关算尽误了自性命。你今日的悲惨命运，从当初嫁接时就已经注定了。”

24. 天皇盛宴299

最后，我忘记了一切，真正地与石块融为一体，成了诸神中的一员。他们的世界平坦而宽广，地面上种着柔柔的碧草，倦了向上一躺，美梦自然而然而至。他们也没有人类一日三餐的烦琐困扰，只要吸风饮露，就能长生不死。于是，我就变成了现在这样子，不吃不睡，不眠不休，平静而快活，冷清而丰满。

25. 图穷匕见312

叶石及时垂下右手，拖住了大竹直二的左臂，发力上提。

鬼门的头发也被扯动，两下里一较劲，叶石立刻发现，原来头发并不仅仅是“头发”，也不是属于鬼门一个人，而是来自于他身下的石堆。或者更精确地说，“头发”是石堆深处的脉络钻入鬼门的身体，又从他头顶直穿出来，越伸越长，盘绕在一起，用“触须”来给它们命名似乎更合适。

后 记327

1. 泸沽湖畔

夕阳的余晖照射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，折射起一道道耀人双眼的美丽华光，袅袅炊烟升起在一座座美丽的小屋顶上，湖中小岛婷婷玉立，形态各异，湖边林木葱郁，翠绿如画，这里的宁静让人看出，这是一个远离都市未被污染的处女湖，如今这里已成了名副其实的旅游景点，自开发以来，来此游览的人可谓络绎不绝，就因为她那美丽的名字——泸沽湖。

远远望去，一阵烟尘由远及近，到近前才看出是一辆越野车在疯狂地飞奔着，靠近湖畔的村落，越野车的车速渐渐慢了下来，停靠在村口一幢依山而建的三层小楼门前。

一个身材魁梧，着摩梭族传统服饰的中年男人从门内迎出，他的衣饰虽然看起来很破旧，甚至有点宽大，但是从考究的做工可以看出，这是一套象征身份与地位的族服，从这件衣服上看，此人此地应当有一定的地位。

“安信村长，幸会，幸会！”一个满脸疲倦但眼神坚定的年轻人从车中走下来，他身着黑色皮装，右手插在口袋里，在他身后跟着两男两女。

“欢迎叶石先生来到落水村，我已备下酒水给叶石先生洗尘。”被称作安信的人快步向前，小心翼翼地做了个请的手势。

在这些人到来之前，他就接到了大理的段承德的嘱咐，一定要好好招待客人，无论有什么要求都要满足他们，至于费用，到时候找他段承德报销就行，能让大理蝴蝶山庄的段庄主如此看重的人，他小小一个落水村的村长怎敢怠慢，何况段承德有恩于他安信。

一行人也不谦让，鱼贯走向屋内，间隙安信向跟在叶石身后的四人看了几眼，自从这里旅游开发以来，他天天要接触各种不同的人物，日久便养成了察言观色的习惯，总想从人的穿着和表情上看出些什么。

紧跟在叶石后面的是一个年方二十左右的女孩，皮肤白皙，大眼睛，

眼珠漆黑有神，长睫毛，留着深咖啡色长卷发，身材偏瘦纤细，眼神中透出一丝狡黠与顽皮。看到安信打量她，回目点头笑了一下。后面跟着的两男一女都神情平淡，那女的双目有神，穿一件紧身衣，年龄也不过三十上下，一看就是身手敏捷的习武之人，其中一个男子身材高大，穿一身古旧军服，看起来不像中国人，只顾低头、亦步亦趋地跟在那紧身衣女子身旁。另一男子劲装打扮，眼睛不时看向叶石和与叶石并肩的女孩，安信知道此人叫牛松，是段承德派来协助叶石解救其女小彩的，对于这点，之前段承德对他就有过交代。

屋内的欢迎晚宴已经准备好，野鸡、野兔、狍子肉、山菌、土酿谷酒……十分丰盛，大家分宾主落座，边吃边互相介绍攀谈。

叶石不喝酒，听安信介绍泸沽湖与小落水村时，偶尔礼貌性地地点头，表示附和。

交谈中叶石介绍了跟他来的一行人，那年轻女孩子名叫方雪；穿紧身衣的女子名叫雷燕，来头不小，是名震江湖的淘金帮的帮主；那高大男子是个日本兵，这也证实了安信的猜测是对的。

方雪似乎对泸沽湖的事情非常感兴趣，每当安信的话语中出现与泸沽湖相关的段落时，她那两道清秀的眉毛便下意识地挑，乌黑浓密的睫毛轻轻颤着，一字不漏地全都记在脑子里。

雷燕言语不多，只是不时看着那日本兵。日本男人沉默寡言，老老实实地坐在雷燕旁边，一言不发，只是低头吃东西。

作为蝴蝶山庄段承德庄主的代表，牛松一直都出言谨慎，时时看着叶石和方雪的脸色行事，席间也无话。

他们五个远道而来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寻找被人绑架的段承德爱女小彩。但叶石却还有着另外一个目的，这也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，就是查清自己父亲在泸沽湖失踪的真相，营救小彩只是叶石出于对段承德江湖交情顺手接下的一桩差事，况且段承德在这边有着眼线，这对他查清父亲下落也是不小的帮助。

这段承德是云南大理蝴蝶山庄的庄主，与叶石在数次江湖激斗中齐心协力，突破重围，惺惺相惜，彼此钦佩。他们虽然不曾像普通江湖人一样插香烛拜把子一个头磕在地上，但彼此间却有了深厚的兄弟情谊。昔日，段承德因为感情上的纷扰得罪了南疆蛊苗部落里的大人物，对方向段承德

的家族布下了最为阴毒的“苗疆血咒”。在这种诡异莫名的异族诅咒之下，段承德身边的亲人一个个倒下，全都是突然出现了贯穿头颅的血洞暴毙，死状凄惨无比。

这次，叶石退出海豹突击队回到港岛休养，得知父亲死于泸沽湖。为查清真相，他决心到父亲死亡地点——泸沽湖水落水村调查。他从港岛飞来的第一站就被消息灵通的段承德“截”了机，不得不去大理蝴蝶山庄盘桓几日，才知段承德的小女小彩被人绑架，赎人的地点竟然与叶石的目的地相同——泸沽湖。段承德的山庄在小彩被劫时遭逢了一场劫难，暂时脱不了身，只得求助叶石。在蛊苗部落的绑架者的步步紧逼之下，蝴蝶山庄一蹶不振。叶石毅然接受了段承德的重托，星夜赶赴泸沽湖。

在山庄几日，从段承德的江湖线人口中得知，父亲似乎是死于一种奇异的石化现象，这更坚定了叶石查清真相的信心。

饭后，叶石一个人上了三楼。这里是一个瞭望塔，南墙全部用落地窗代替，窗前立着一排三角架，上面安装着五架高倍望远镜，从镜头中远眺，泸沽湖上的碧波船影一览无余。这是他特意让安信安排的，无论是救小彩，还是查出父亲失踪的原因，一个好的地理位置都是必不可少的，这是他在海豹突击队养成的习惯。泸沽湖的景色秀丽至极，如同未经污染的人间仙境，但叶石通过镜头仔细观察的目标，却不是美景、游船和游客，而是任何可疑的迹象。

他平移望远镜，在湖水、山地、灌木丛、村路之间来回扫视，尽可能地把由村子通向湖边，一路的所有地形地貌特征熟记在心。他的心如同沉浸在冰水里，冷漠、平静、沉着到极点，真正做到了“静若处子、动如脱兔”的最佳临战状态。

楼梯噔噔噔响了一阵，安信提着一个黑色的狭长木盒走上来。

“叶先生？”安信目光闪烁，腮边的肌肉因过分紧张而哆嗦着，提木盒的右臂也极其僵硬。一上楼，他便先警觉地透过落地窗向外望着，确信外面的状况一切如常，才弯腰放下箱子，长长地吁出一口气。

木盒的长度约有一米五左右，看上去颇为沉重。叶石只扫了一眼，就确定盒子里装的一定是一把加长狙击步枪。

安信细长的眼睛微微一弯，低笑着说：“叶先生，段庄主在电话里通

知我，把这箱东西交给你，他说你一定用得上。”

叶石明知故问：“是什么？”

安信把盒子放在地上，轻轻打开，里面果然是一支枪管、枪托、瞄具全都加长的狙击步枪，关键部位全都用油纸仔细地包裹着，以免受潮生锈。盒子内部的凹处，嵌着两盒塑封的钢头穿甲弹，每盒三十发，总共六十发。

“好枪。”叶石一笑。

他走到木盒前，扫了一眼枪身上的编号，嘴角不禁流露出一丝苦笑。不知道是状况凑巧还是段承德的故意安排，那支枪的型号是美军现役枪械中的一种，以超高精度、超低故障率著称。在伊拉克时，该枪是海豹突击队行动组的标准配备，叶石就算闭着眼睛也能迅速拆装组合。

“段庄主还说过什么？”他拿起一盒子弹，弹头上的寒光立刻令他回忆起了那段在伊拉克的枪林弹雨般中生活。

这种子弹的穿透力、侵彻力惊人，几乎能射穿美军装甲运兵车的轻型甲板，遑论泸沽湖地区的这些民用设施。使用这支枪和这种子弹狙杀目标的话，一旦猎物被瞄具锁定，必死无疑。

“庄主说，尽我所能，满足叶先生所有要求。另外，我手下还有十五名亲信，擅长格斗、射击，随时听候差遣。”安信继续报告。叶石只是个不到而立之年的年轻人，竟然能得到段承德的这种许诺，令他感到非常惊讶。这一点，从他叙述时流露出来的面部表情就能猜测得到。

“段庄主给了你多少辛苦费？”叶石问。

“三百万人民币。”安信老实地回答。

对于泸沽湖附近的彝族百姓而言，三百万是个天文数字，所以安信才会如此配合。只不过叶石知道，接下来肯定有人会为了钱送命，再多的钱都可能是“有命拿、没命花”。

“谢谢你，绕西里鲁·昂西安。”叶石特意称呼了安信的彝族名字，双掌合在胸前，向对方轻轻鞠躬。“绕西里鲁”是彝族语言“吉祥如意”的意思，叶石希望这名字能给安信带来好运，不至于被拖进江湖杀戮中来。

安信精神一振，挺起胸膛回答：“不客气，随时听候叶先生调遣。段庄主帮过我很多，从来都不求回报，现在是我报答他的时候了。”

叶石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，江湖人知恩图报是种美德，可像安信这样的普通人没搞清状况就卷进来的话，最终很容易落个家破人亡的结果。

他在安信肩上拍了拍说：“好了，你先下去吧，我想单独待一阵。”

安信点点头，转身下楼。与此同时，方雪已经衔着一根牙签，悠闲地缓步上来，与安信擦肩而过。

方雪已经换了一套样式普通的黑色皮衣，脚下则是一双既保暖又便于行动的平底长靴。太阳正在落山，三楼上的气温也下降得厉害，所以她把皮衣的黑色毛领竖起来，一头长发也没入毛领下面去。

“好枪。”她向木盒里的长枪瞄了一眼。

“嗯。”叶石一笑。

“可惜，我们不是来打猎的，而是别人望远镜里的猎物。一路上，我总有种‘背后有眼’的感觉，时时刻刻被人阴险地窥视着。”方雪踱到望远镜前面，透过镜头向外望着。

叶石蹲下身，抚摸着冰冷的枪身，先看了看腕表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开始迅速组装长枪。

长枪在手，某些尘封的记忆再次被掀开，他恍然觉得，烽火连天的伊拉克巴格达之战就发生在昨日。至少有二十次以上，他抱着这种枪负责全队的进攻掩护和撤退扫尾工作，食指扣住扳机的时候，全身都极度收紧，变成一个与死神抢命的拯救者。稍一疏忽，同袍们就会被敌人的子弹夺去性命，变为一具毫无意义的伏尸。

那么这一次呢？他能用长枪夺回小彩的性命吗？

“那样做，没有意义的。现在我们面临的，不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战斗，而是一场大混战。所以，脑力比战斗力重要，要多用脑，少用手，不是吗？”方雪浅笑起来。

叶石反复体验着长枪的手感，并且将一个专用三脚架拖到墙角，以它为支点，稳稳地架住长枪。

“咦？那是什么？”方雪陡然紧张起来，一只手向前指着，“快看望远镜，前方十一点钟位置，湖面上跃动着的是什么？”

叶石一步跨到望远镜前面，掉转镜头，观察十一点钟方向。

湖面上，夕阳余晖渐渐稀少，浪花上的镀金色已经变得非常微弱。就

在距离湖岸四五百米的水面上，正有一条黑色的长蛇灵活地游动着，它摇头摆尾，不断地卷起两三尺高的浪花，被镀成淡金色的浪花与水珠飞上天空再洒落下来，把那长蛇的脊背冲洗得黑亮亮的，更显得它矫健无比。

几秒钟内，叶石数次看到了长蛇的头和尾，粗略判断，该蛇的长度在十米左右，腰身最粗的地方直径超过半米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是不明来历的泸沽湖怪兽？”方雪惊骇地倒吸凉气，从牙缝里挤出了两句话。

“小心，小心！”叶石蓦地连声急叫，一个侧扑，拖着方雪翻倒在角落里，随即双手操枪，指向落地窗外东南方向的一棵怪树。此时此刻，他感受到了杀气，一股阴冷、森寒、诡谲、澎湃的强大杀气。

那是一棵枝条极其繁茂的老槐树，主干粗大，一个成年人都无法合抱。树叶刚刚开始转青，一眼望去，青褐各半，犹如一个疲惫多病、佝偻站立的老头子。

“怎么了？”方雪低声问。

“树干与枝叶交接处，刚刚藏着一个人，正在露着半边脑袋向这边窥视。我感觉到了，来者不善，那人就像盘踞在老槐树上的毒蛇一般。”叶石稳稳地举着长枪，瞄准树身，只要刚才那人再次露脸，他将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。

两个人同时屏住呼吸，耳边只剩下腕表秒针跳动的滴答声。

过了约一分钟，外面依旧平静。叶石慢慢放下枪，翻了个身，躺在地板上，衬衣后背已经被冷汗濡湿了。

“没事了。”方雪从房间死角里谨慎地向外望了许久，终于下了定论。

夕阳落尽，暮色四合，三楼上渐渐暗下来。

就在这时候，有两个身材瘦削的人牵着手出现在楼前的青石板小路上，缓慢地走向湖边。一个高瘦，是个穿着黑风衣的男人；一个矮瘦，是个穿着白风衣的女人。那女人的头上戴着一顶巨大的圆形竹笠，竹笠四周垂下白纱，把自己肩部以上完全挡住。每向前迈一步，那一圈白纱就像波浪一样轻轻抖动，显示出一种独特而优雅的韵致来。

叶石拿过望远镜，再次观察湖面，那黑色的长蛇已经不见了，湖水也恢复了平静。刚才的一幕，犹如一场噩梦，梦醒了，诡异状况也就全部消

失了。他掉转镜头，观察着两个步履迟缓的行路者，对他们的出现有些好奇。

“看那两人的腕表，是瑞士江诗丹顿的白钻纪念款式，据说全球仅发行十对，全都定向出售给江诗丹顿公司的资深客户。能戴得起那种表的人，是不该独自出现在小落水村这种荒凉地方的。”方雪目光锐利，一眼就发现了最不同寻常的细节。

镜头中，那男人微微弯腰缩肩，控制着自己的步幅，迁就着那女人的碎步。于是，两人的步履出奇的一致，就像腕表上的两枚相邻齿轮一样，同时起落，沉着而迟缓地走着。最终，他们停在了距离湖岸一百米远的一个八角木亭前，慢慢登上七级台阶，在亭子里的两只藤椅上落座。

支撑木亭的八根柱子上写满了文字，木亭两侧，向南北两侧各延伸出十几米的弧形木廊，形势构造极有古意。

因为光线黯淡的缘故，叶石看不清柱子上的字。两人面向湖水而坐，他能看到的，也仅是两人的背影。

“嗯，原先没注意那木亭，仔细端详端详，它的造型好熟悉，似乎在哪儿见过？”方雪自言自语道。

叶石叹了口气，轻轻抚摸着冰冷的枪身，忽然明白，自己以为离开海豹突击队就算是离开江湖、归隐田园了，其实大大不然。只要再摸到枪，那些尘封的记忆就会闪电般浮现出来。几位教官都曾说过，在任何一场战争中，一名高手的做人信条永远都是“能力越大、责任越大”，要懂得保护全队任何一个露出破绽的同胞。必要时刻，甚至要挺身堵抢眼，以此来换取别人的性命。只有团队成员具备了这种“人人为我、我为人人”的牺牲精神，团队才能百战百胜，无往而不利。

就在刚才，他把方雪挡在身后时，从前那种熟悉的“舍弃自身拯救天下”的英雄气概又一次回来了。

“我感受到了你的心跳。”方雪幽幽地说。

她与叶石相识在大理蝴蝶山庄，但是自从第一次见到叶石，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仿佛记忆中老是在保护她的一个人。连日来的相处让她的心渐渐倾向叶石，她是个赏金猎人，漂泊江湖这么久，和许多人合作过，这次，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。虽然这次她也是受段承德之托营救小彩，和叶石也只是合作关系，但她能感受到叶石对她也

有一份情愫，但她不知道那份情愫来自哪里。

指尖下精钢铸就的枪身冷冰冰的，而身后的她，嘴唇里呵出来的气息却是温热的，一团一团地扑到叶石后颈上。叶石心神一阵迷乱，这种感觉他很久没有了，在大理蝴蝶山庄，因为段承德的个人原因，他与方雪有过几次密切的合作，方雪的心思缜密、善解人意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，方雪总是能猜中他的想法，提前配合他做很多准备工作，而且也能在危难时刻及时把他带出险境，冥冥之中，有那么一种默契牵着他们两个的心。白晓蝶的身影又一次闪现在他的脑海，自从那个邻家女孩离开他的生活之后，每每遇到优秀的女孩，他都会想起她，那种年少时暗生的感情经久不衰，居然越来越浓烈，不知为什么，他总觉得那个女孩在地球的某个地方等着自己，现在的方雪与白晓蝶竟那么相像，相像到叶石有一种想要抛却脑海中的白晓蝶，接受她的冲动。

“每分钟四十四次，已经到了‘钢浇铁铸、不动如山’的狙杀临界状态。说实话，叶石，无论谁有你这样的敌人，都将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。相反，谁若有你这个朋友，则是幸甚至哉。”方雪又说。

慌乱下，叶石向外面看去，木亭中的两人，各自伸出一只手，慢慢地握在了一起。

楼梯又噤噤地响起来，有人提着手电筒上来，强烈的光柱刺穿了三楼上的暮色，也惊醒了半梦半醒中的两人。

方雪倏地放手，叶石立刻弹身而起，关掉长枪的保险栓，同时低喝道：“关上手电筒，不要大意。”

来的人立刻听话地关掉手电，慢慢地走上来，先是低低地咳嗽了一声，然后才小心地说：“叶先生，是我，牛松。”

叶石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牛松回答：“我跟段庄主通过电话，他要求咱们每隔三小时就电联一次，互通情况。另外，他说村长安信是个值得信任的人。”

叶石只嗯了一声，迎到楼梯口去。事实上，他不相信任何人，包括眼前的牛松在内。既然段承德可以用大把的人民币笼络安信，其他人难道不可以用更多的钱策反安信，使之成为双面间谍？

牛松抬起头来，舔了舔油光光的嘴唇低声问：“那支枪还算合手吗？”